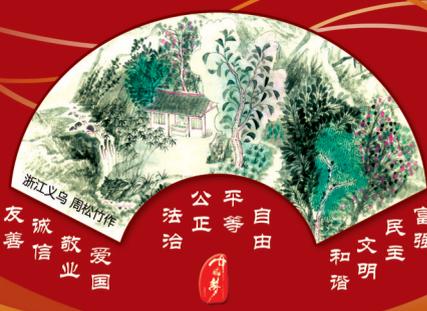


茶庐虽小
和在人心中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我在新疆教语文

□王劲

2023年2月13日,是一个值得我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江苏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泰州团队的一行13人,在经历了6个小时的飞行、又乘坐了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之后,终于横贯祖国东西,跨越千山万水,站在了天山脚下、祖国的西北边陲——“天马之乡”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的大地上。

零下十几度的寒冷驱不散昭苏教育人火一样的热情,满眼花不开的皑皑雪山,让我这个在平原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孩童般幼稚的惊叹!在这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美景面前,我辈渺小得如同一粒尘埃、一片飞雪。所以,何必再追问我,为什么而来?是的,我已经56岁了,如果不是延时退休,按理说,我可以放下繁琐的工作,宁静地安享退休生活。可是,从读高中起就被碧野先生《天山景物记》里劈头而来的那一句“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所吸引了,至今“引力”不减。冥冥之中如有神助,我意外获得了一次援疆的机会。

2月15日,我第一次跨进了昭苏县第四中学——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大门,成了昭苏孩子们的语文老师。

我任教八年级1班和3班的语文,工作量是一周14节课,另加两天的早读、午练、晚托的包班管理。在决定援疆之初,就知道一定会满负荷工作,我本以为反正是一个人孤身在

外,没有了家庭俗务的羁绊,绝对有信心完成教学工作。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班里的少数民族孩子居多,引导他们学好语文,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初来乍到,我兴高采烈地上了两节在家乡就提前精心备好的语文课,可我满怀的自信也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不止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打起了呼噜。我终于认识到,不能面对学情的语文教学不是有效的课堂教学,我引以为豪的教学方式是不适用于这些新疆孩子的。

这是我教学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巨大挑战——教材是八年级的,可学生的能力近乎江苏的小学五年级水平。我一度陷于慌乱和无助之中,甚至怀疑:新疆真的像期待中的那样需要我吗?

那天,第四中学负责教学的胡副校长走进教室,向学生介绍我说:“以王老师的年纪大概可以做你们的奶奶了,你们要尊重王老师,认真学习。”

那一个瞬间,我放下了包袱——是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也许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语文老师,而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耐心的“奶奶老师”,不嫌弃他们不标准的发音和薄弱的基础,不抛弃每一个学习语言有困难的孩子,好好引导他们学习语文,领略语言文字的优美。

每当看着孩子们善良的笑容、天真的眼眸,我就提醒自己:他们不是没有学习的能力,更不是没有好好学习的意愿,他们需要的是蹲下来的关切和帮

助,而不是高屋建瓴的教育和灌输——我能做的,就是以一个个奶奶的身份,彻底关爱着他们。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要因材施教,如何才能既完成教学任务,又让每一个孩子学有所得,提高语文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才是我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未来一年半的教学,我有了一些明晰的思考,预备进行以下的探索。

第一,变着花样抓基础。学习一门语言的开始就是读和写。在朗读方面,我要从朗读课文起步,训练学生读准字音,指导他们正确的朗读节奏和朗读停顿。在书写方面,我要严格规范自己的汉字书写,一笔一划板书生字,引领他们识记生字词,争取让他们掌握更多的常用汉字,并能够规范工整地书写,尤其要加强形似字和易错字的辨别教学,减少书写过程中错字连篇的现象。

第二,结合学情备好课。在阅读教学中,我要尽量长文短教,难文简教,把最重要的知识点深入浅出地讲出来,降低学习难度而不降低学习要求,使学生在爱学、乐学中自然提升语文学习能力。在作文教学上,我要借鉴小学高年级的经验,结合初中写作的要求,从字、词、句的使用与提升上慢慢引导,经常进行仿写、扩写的训练,尝试让每一个学生都学有所得,力争让每一个孩子在一年半后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篇质量良好的作文。

第三,鼓励学生开口说、上台写。新疆学生发音不太规范,这也是他们害怕

表达和展示的重要原因。所以,从一开始就告诉同学们,诗仙李白是碎叶人,是跟他们同根同祖的“老乡”,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同学们学习语文的自信心,拉近与汉语言的距离。再制造机会让他们大胆地读书,勇敢地地板演。在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时候,我只需要做一个认真而又温柔的倾听者、赞赏者,使他们获得尝试的喜悦,而这喜悦又会促进他们更热爱语文。

第四,尝试分层教学。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即使一个班级的平均分教低,也总有一些基础和相对好一点的孩子,有些时候,普适性的课堂教学对于他们可能会产生“吃不饱、吃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做高一级的训练,让他们“跳起来,摘葡萄”,让他们一帮一、一带一,在起到榜样示范作用的同时,既带动更多的孩子进步,又提高自己的成绩。

我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第四中学的语文教学才刚刚起步,思考是初步的,而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可是,既然我的孩子们没有能力快速跨越语文学习的大山,既然我不仅是以一名语文老师的身份、更是以一名“奶奶老师”的身份,不远万里地来了,就必须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们。既然我选择了援疆,就应该把响亮的豪言壮语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中。我相信此次援疆,必定会成为我人生中精彩的经历。一次援疆,一生荣光。

小世界

□金鸿美

1

下午,去车站乘公交回单位上班,倚在站台栏杆边候车,正四处张望,有一大爷过来问路:去高家庄是哪一辆车?我一时疑惑,回答他说不知道。看大爷神情,似乎很不满意我的答复,嘴里叨叨着转身离去。城乡公交抵达的站点大多只写有乡镇的地名,高家庄属于哪一个乡镇委实不知。忍不住在背后多问大爷一句:你是哪个乡镇的?大爷回过头说:沈土。沈土班车近在眼前正待发车,我指了指,让他去问问司机。大爷不满的神情犹在,不再理会于我,自行前去询问。

问路的大爷不悦,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应该是不识字的,且不常出门。现时乘公交出行的人大多是乡村里的大爷、大妈,大概见我戴副眼镜又相对年轻些,笃定知道开往高家庄该乘哪一路车,是我轻慢了他。

我有口难辩,也不必辩,只是忽然间觉得我与大爷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他若问我上海或北京,我能详细地告诉他大致的方位,可是高家庄——一个偏僻的小村舍,我又怎能知晓?

毕飞宇写过《地球上的王家庄》,王家庄究竟在哪里,无人能知。高家庄,是地球上的高家庄,高家庄只是大爷的世界。对于大爷,其实一个村庄的世界已经够大了,容纳得下四季的风、斑驳的阳光与弯曲的河流,还有回归的故人。

2

大舅是个木匠,八十有八,已是米寿之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岁,他却整日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绑上斧凿一类木工用具,四处揽活。一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劳神了,在家歇歇养老,母亲也常劝说他。

一日,大舅带上用具上门为母亲修

理洗澡用的木桶,兄妹俩闲谈。大舅抱怨说,这两年揽不到活了。庄上的一些在外承包工程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变世”了,不带他玩了。母亲见识不同,劝大舅:自古有言,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也不看看你自个儿多大岁数了,身体再硬朗,也怕有个意外。人家有活不带上你,是怕担责。

大舅不服,说自个儿能行能动能吃能睡的,也不比别人少干活。又说,当年没少帮衬他们,是他们忘了本嫌弃自己老了。

大舅不听人劝,始终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也难怪,农村人不像城里人,养老没有保障,总想趁自己没病没灾时多挣几个子儿,危难之时还是自有自顺便。

父亲七十九岁寿辰请大舅与大舅妈来家吃饭。大舅高兴,多喝了一杯白酒,散席后,执意要骑自行车载着八十多岁的大舅妈回家。三四里路程,一路上乌灯瞎火的,一家人吓得不敢,连哄带骗请人开车送他们进了家门才算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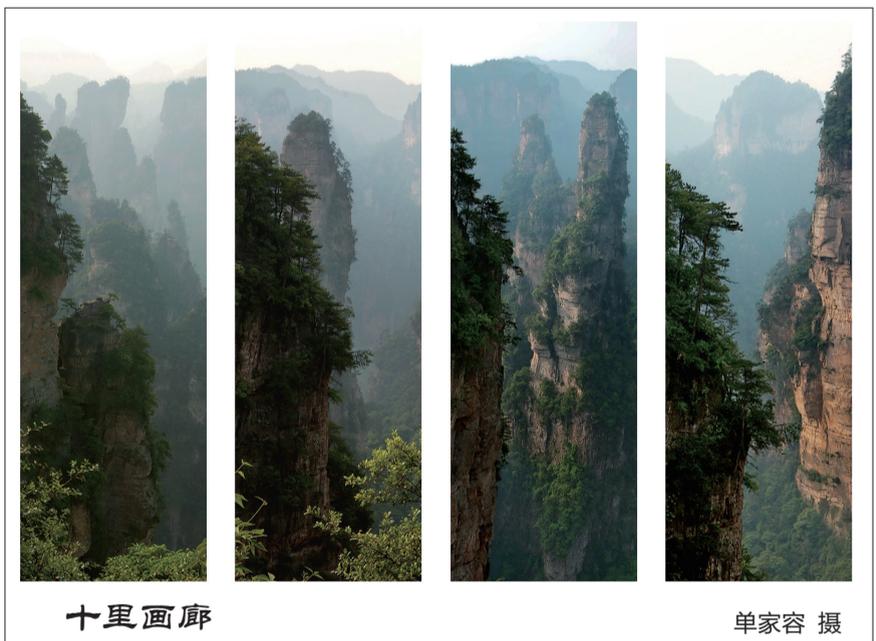
3

闲来无事,翻看自己之前编发的朋友圈,无意间看见一个叫小兰的头像,心头莫名一阵凄凉。在春色最灿烂的时刻,小兰走了,她已在另一个世界里。

其实,我并不认识小兰,她仅仅是我的微信好友,从未与她聊过天说过话。

与她互加好友,事出偶然。平时我喜欢写点记录生活的文字,编发了与人分享。某一天,友人发来信息说,她有一朋友叫小兰,喜欢读我的文字,想加我为好友。且怜惜地说小兰几年前检查发现患有胃癌,晚期,现已转移,病情愈发严重了。

之后,常见她在朋友圈里为我点赞,而我有时也翻看她的朋友圈,从她编发



十里画廊

单家容 摄

的文字里,断断续续对她有了些了解,想不到她是如此出色。

小兰是城区实小的一名语文老师,她爱学生、爱工作,却忽略了爱自己。她经常受邀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一些有关教学的讲座、经验交流活动,也写有多篇读书散记、生活随笔,文字淡雅优美。

因疫情困扰,她不能正常外出复查就医,被封控在小城一家医院里倍感煎熬。不能忍受的身体之痛令她绝望,时有解脱自己的念头。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在自己的文字里挣扎,我有过切肤之痛的经历,却无从给予她任何的安慰。

这期间,读过金偶先生写给小兰的一首诗——《致许小兰老师》,其中有几行文字不禁令我潸然泪下:

你说你正经历这个春天所有的疼痛
白蔷薇爬满了低矮的篱笆墙
黎明的惊雷是否带给你好好的信念
善良的人不会奢求多余的分毫
而应得的恩惠为什么迟迟不来
……

面对一个即将陨落的美好生命而无力挽回,金先生的诗句显然也有些挣扎。我不知道那天小兰读到这首诗时是怎样的感受,身心的疼与痛有没有稍微减轻些,再减轻些。

但愿,小兰现在的世界里不再有病痛。

这人世间,人与人之间本无贵贱之别,他人有他人的大精彩,我有我的小世界。佛曰:一花一世界。